□策划

宿州新汴河寻迹

流过千载岁月，将人间的世态浅唱

千里桨声，千里灯影，千里渔歌，千里花香……

最美的河，少不了这些风景。

在没有桥的时候，河是一个天然屏障。摆渡，成为连接两边的纽带。岸边的码头，纤夫的船工号子响彻云天。殊不知，那抑扬顿挫的声音，竟然跨越了艰辛岁月，穿透了生命时空。 每当夜幕降临，在码头上停泊的数十艘船只灯火闪烁，炊烟袅袅，勾勒出如梦如幻的鱼米之乡胜境。

在我印象中，只要是河，莫不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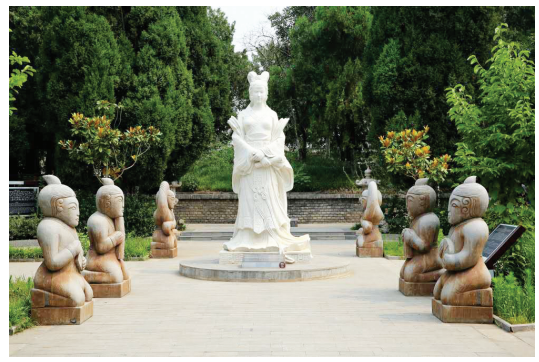
同样的新汴河，载着历史，悠然而至眼前时，内心还是由然震动。

汴河之所以“新”，是因为与它平行的古汴河仅距数公里。

车行至泗县，我们见到了古汴河的一段。一眼望去，清亮的水，升腾起隋唐的烟云。千年的风雪雷电，未能改变汴河恪守的宁静态势。遥想过往，商贾云集，畅饮金樽；文人墨客，饱蘸河之水，妙笔写传世佳作。如今，虽不见了漕运的繁华，但掬一捧运河水，看到的仍是 一条燃烧的长河，炫耀生命的光辉。

而用两天的时间读懂新汴河，显然过于仓促。可是，大美汴水，从时空远处行来，一如飘逸的银色缎带，滋润着古城宿州，温雅、多情。我想，它的情怀，让每个路过的人，都会略懂一二。

张亚琴



汴河岸边的虞姬墓



夕阳下的新汴河



流淌千年的老汴河

一座古城，因一条河而灵动

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，古汴河源于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。隋朝隋炀帝于公元605年下令开通济渠，引黄河水东行，将沿河一些天然、人工河道包括汴河拓宽取直，经开封宿州等地入淮，唐以后才称为“汴河”或“汴水”。

据说，昔日的汴河逶迤千里，在唐宋五百多年间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。

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在《隋堤柳》中感叹道：“西至黄河东至淮，绿影一千三百里。大业末年春暮月，柳色如烟絮如雪。”宿州也因为汴河而诞生、兴盛。

不只白居易一人。孟浩然、杜牧、李商隐、王安石、苏轼等文学大师们的名字也赫然刻印在不息的河水中，世代相传。这些文人雅士或泛舟汴水，或寓居此地，或被两岸景致所感染，写下咏叹汴水与隋堤的诗文。

比如唐代皮日休《汴河怀古》：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刘禹锡《杨柳枝词九首》：“炀帝行宫汴水滨，数枝杨柳不胜春。”王维《千塔主人》：“窗临汴河水，门渡楚人船。”崔颢《晚入汴水》：“晴景摇津树，春风起棹歌。”……

而搜集历代文人歌咏汴河的诗词，竟有五百余首。无论是哪一首，无不寄托文人墨客对汴河的殷殷之情，也为宿州的文化长河添上浓彩重笔。

后来，由于宋金战争，加上泥沙的淤积，古汴河终于日渐堙废。

直到上世纪，宿州城北，新汴河悄然流淌。

从1966年11月开工建设，它截引沱河，穿津浦铁路，汇入濉河，经灵璧，泗县，全长127.1公里。1970年5月上旬，历经三冬四春，一条与隋唐汴河大堤平行、仅距数里之远，与古汴河长宽几乎相等的新中国第一条人工运河——新汴河终于全面竣工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。它不仅为周边流域万余平方公里土地增辟了排洪排涝出路，也为发展灌溉、城市供水、沟通水运提供了水源。数十万热血男儿肩挑人抬，用心血和汗水汇聚成河，使古河浴火重生。

虽为新河，却有着古汴河的品格与精神。

身为“国家水利风景区”，总面积840公顷的新汴河风景区是依托新汴河宿州市城区段而建。它是宿州的“绿肺”。

一个城市因为有水才有灵气。新汴河穿城而过，蜿蜒的河两岸几乎集中了古城半数美景。如今的新汴河，已经被打造成集文化娱乐、休闲健身、广场集会、生态科普、防洪保安、旅游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景区。

北岸，历史在水中徜徉

宿州大地上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文化，我们可以从新汴河的北岸领略到。在这里，大泽惊雷、垓下之战、符离鏖兵和淮海硝烟等13个节点广场的展示，会告诉你风云迭变的当地历史。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曾驰骋过多少盘马弓手，叱咤风云的好汉。如今，倘徉在河岸，依稀能听见这悲壮的呐喊，千百年来成为绝响，回荡在新汴河。英雄们那不屈的头颅，仍然仰视天空。昏黄的苍穹，在万籁寂静中伸展着，它们，都是历史的见证。

大泽惊雷——大泽煮风雷，一声天倒垂。公元前209年，900名戍卒在宿州大泽乡遇雨受阻。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以陈胜、吴广为首的戍卒斩木为兵，揭竿而起，反抗暴秦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。“更秦王奋起挥黄钺”。毛泽东主席赞叹大泽惊雷的词句，生动地描绘了陈胜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。位于拂晓大道东侧的“大泽惊雷”节点，由红色柱阵组成，如火炬般燃烧，象征着面对暴秦不屈的反抗精神。

垓下之战——人民路西侧“垓下之战”雕塑，是说公元前202年，西楚霸王项羽率领的10万楚军被汉王刘邦60万汉军困于灵璧境内的垓下，项羽率800精骑乘夜突围，战至乌江兵败自刎。走进广场，立在高处跃马扬鞭的刘邦威武雕像，与在三面绝壁、一面临水的下沉空间里项羽雕塑形成反差，茂密的丛林中似有千军万马，以“势”烘托“十面埋伏”的凶险、“四面楚歌”的悲凉和“霸王别姬”的凄婉悲壮。

符离鏖兵——地处人民路东侧的“符离鏖兵”雕塑，讲述了一个南宋铁血北伐的惊心动魄事件。1163年4月，都督江淮军马张浚奉命统领13万大军渡淮北征，部将李显忠、邵宏渊率军攻下灵、虹后，又合兵攻克宿州。后因两将失和，导致符离之战先胜后败。

淮海战役——震惊中外的“淮海战役”，以60万解放军战胜80万国民党军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。 “淮海硝烟”广场，以再现真实场景、讴歌胜利为主旋律。巨雕“砥柱中原”庄重大气，展现了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、刘伯承、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等五常委的熠熠风采；长约10米的三块“浮雕墙”厚重壮观，记录了战役发展的三个阶段；“攻克宿县”逼真地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宿县的历史瞬间；“车轮滚滚”通过大小不等的车轮，形象地反映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宏大场面。

南岸，历久弥新的民俗沉淀

新汴河的南岸，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它以古汴遗韵、人杰地灵、艺苑民风等12个广场，从历史和民俗的角度展现宿州历久弥新的文化积淀和民俗气息。它们所展现的是厚重的文化积淀，是宿州乡土文化维系千年的根源。

人杰地灵——树立着古朴肃穆、隽永典雅的“名人柱”和“名人墙”，雕绘着孝贤闵子、五代梁王朱温、当代雕塑大师刘开渠、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21位或生于宿州、或在这块热土上留下深深足迹的名人伟业风范，成为宿州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。

古汴遗韵——“鞭打芦花”的雕塑令人动容。这个在《二十四孝图》中排在第三的“芦花救母”故事就发生在萧县，流誉至今。

艺苑民风——唐著名诗人李白在砀山放歌的宴嬉台；汉刘邦的避难地萧县皇藏峪；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写下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埇桥东林草堂；灵璧中国民间艺术的钟馗画；以及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泗县泗州戏等，都是新汴河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。

新汴河，日夜奔流，贯穿古今，流过千载岁月，滔滔不绝地将人间的世态浅唱。